

钱眼识人

难舍电影脸

当今年金鸡奖宣布易烊千玺拿下影帝一瞬间，很多视频都捕捉到演员前辈们的表情，比如艺术家陈道明目光一直跟随着易烊千玺，饱含着欣赏、欣慰，或许也有一点点羡慕的成分，少年可期，四个字已经长成光点闪烁的行业坐标。

天后王菲有一首歌，名为《脸》。歌词是这样写的：呼吸是你的脸，你曲线在蔓延，不断演变那海岸线，长出最哀艳的水仙……最好没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只有你听懂我想什么，你一脸沉默。在看影帝新作《狂野时代》的时候，我竟不自觉带入了导演毕赣与易烊千玺的创作关系。显然，年轻演员一人分饰五角：迷魂者、邱默云、僧人、江湖骗子、小混混，这只是剧本上简单的角色区分，等观众真正走进光影里就会发现，在易烊千玺身上还有更加狂野、纤细的分身：默片怪物、神秘女子、弑父儿子、临时父亲以及濒死“阿波罗”。这个表演的层级与份量，坦白说，在易烊千玺这样年龄和段位的

同行里，能演先不论，敢不敢演就已经会冷冻不少名字。很简单，大银幕上这张脸就像歌词所表现的意象，是需要承载以自我、拒绝与观众平等沟通的导演疯狂堆积的信息。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张脸就不能是大行其市的流量男颜，白皙、尖锐、明媚、仿佛只能用蚕丝手套轻轻摩挲的白瓷。它需要像山水文化中的石，嶙峋自然的棱角透露着我自存在的锐气，也像点兵的沙场，敢于暴露泥土的色泽，极简若素。在毕赣之前，易烊千玺或许已经预排了“迷魂者”的使命，被光影分割，催生出更多面相。比如助他拿下金鸡影帝的《小小的我》，他在片中扮演一个脑瘫患者，晃动、蜷曲的躯体与混沌不清的口齿，以及片中与骷髅同眠的细节，如果以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个演员已经在用肉身去触碰生死话题的解构，小小年纪，不避讳破碎，一杆子伸入很多创作者着迷又敬畏的神秘区域。

脸、肉身与心，在易烊千玺保持着空前的一

早闻狄声

F3 又何妨？

传了大半年的“F4”重聚演唱会传闻，近期终于尘埃落定：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将携手五月天阿信共赴舞台，四人与周杰伦合作的单曲《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更以“空降”姿态为演唱会预热。

在全国重温青春的感叹中，朱孝天的缺席，直接引爆了“F4 变 F3”的争议。有人为错过完整青春回忆而“意难平”，有人调侃阿信补位是意外之喜，还有人翻出朱孝天过往直播片段，批评他对重聚态度“拧巴”。对此，朱孝天妻子韩雯雯直播回应称，朱孝天曾为重聚苦心准备、暴瘦近 30 斤却最终出局，一番话让事件更添罗生门的色彩。

不得不说，二十多年过去，F4 的国民度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今年他们在五月天演唱会上的两次短暂合体，既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也难逃网友抽丝剥茧的解读：先是在台北场中，朱孝天与其他三人服装风格迥异，由此引出“F4 版上春山”的讨论；后续鸟巢舞台上，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将朱孝天引至 C 位互动，画面又被解读为兄弟们主动“破冰”的努力。

多么唏嘘，二十多年前，四个出身平凡的

年轻人被柴智屏从街头发掘，凭借《流星花园》一跃成为荧屏中的花样贵公子，从此坐上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命运过山车。爆红之际，他们被围堵、被凝视、被议论，即便身处人生巅峰，感受到的却更多是不自由、不快乐、不公平。他们曾经极力想挣脱“F4”的标签，却也在转型的路上各自经历事业起伏，真切体会名利场的残酷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孝天的“拧巴”由来已久：F4 当红时，他的人气不算最高，却同样承受身不由己的痛苦，早年他就在访谈中直言想退出；F4 解散后，他早早北上尝试不同赛道，却依然在访谈中自嘲“十年之间做什么都不顺”。对于其他几位成员，他的感情似乎也更为复杂，比如不止一次直言彼此“不太熟”，不过是工作上的“同事”，却又在婚礼上因言承旭和吴建豪的出席，感慨兄弟情谊可贵。不难推想，对事业的迷茫、对人际的纠结，或许让他在面对“重聚”这一自带集体回忆滤镜的话题时，难以像其他成员那样坦然。

当然有人会说，人生不必如此，即便一切都是内心真实的表达，拧巴到最后也可能伤人伤己。但从“想明白”到“做得到”，从来隔着漫长的距离。对朱孝天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恰恰是不

花言峭语

波澜不惊的一天

用方法，将会成为最重要的方法。

Netflix 不是从一开始就所向无敌的，他们的方法也不是一开始就锤炼成型的。在 Netflix 公司首任首席执行官马克·伦道夫的《复盘 Netflix》里，他讲述了这家公司的创业历程，创业之初，他们要借用汽车旅馆的会议室，甚至一度濒临破产，但让他们最终成为这个行业里巨无霸的，是他们对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做了一些调整，在两位创始人德·哈斯廷斯的《不拘一格》和帕蒂·麦考德（被称为“硅谷重要文件”的《Netflix 文化集》PPT 的主创）的《奈飞文化手册》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间公司，是用一种管理美学来管理企业，同时又一鱼两吃，把这种管理美学变成了企业的巨大广告。一旦凭借这种美学，把企业送上了轨道，就像卫星成功进入太空轨道，剩下的事就变容易了，它会越来越美，以及，人们也会越来越觉得它美。

通过这些著作了解 Netflix 文化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企业应该做的吗？尤其是对做内容的企业来说，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但事实上，很多企业都做不到这些，甚至一些同时代的互联网企业，在成长的同时，也很快变成古典企业传统企业，现代不起来，也轻盈不起来，即便用偶然尝试这种美学，也似驴非马。而且，这种美学看起来

致性。如果他能够在角色里接受丑陋的脸、残缺的肉身，那么就意味着他作为创作者，是可以接受更多元的审美与价值感。对于导演曾国祥而言，在拍《少年的你》时最迫切的疑问就是易烊千玺是否舍得剃短发，答案无非两种，肯定的代价对于偶像而言是孤注一掷的“赌博”，在当时无法预知会不会是“山崩地裂”的负评——在当时，粉丝、团队就是不少偶像选择安全感的糖衣。易烊千玺对导演很淡定地说：“可以剪。”

仅这一点，他超出不少同行，就不足为奇。在我看来，与其去分析一部作品一场戏技巧上的高下，还不如从长线看创作者的审美容量与走向。易烊千玺就是靠“少年”走出男性创作者沉郁顿挫的好绝第一步。截至目前，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华语导演不想借由易烊千玺这张脸去传递精妙的人性之光。

陈德勤
媒体人

参与重聚——继续在直播间探店、吃美食，聊文化，沉下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平稳的日常中滋养自己的心态。否则，明明过不去自己心头的关隘，却非要重聚在被比较、被评判的聚光灯下，只会唤醒旧日那些抹不去的不平衡感，困于“谁比谁混得好”的无谓纠葛之中。

对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和阿信来说，为人们留住一份青春的念想，为自己的演艺事业增添一种可能性，则是值得理解和肯定的选择——世间美好难重现，能留存一分便是温柔。毕竟前些年某台商业晚会上的“重聚”更不可思议：电视上乍看是四个人一起唱着《流星雨》，细品才发现除了现场的吴建豪，其余三人都是 AR 全息投影，几乎把“回忆杀”变成了“杀回忆”。

所以，与其纠结阵容是否圆满，不如全情享受当下的感动。毕竟，情怀这东西多少带着点主观滤镜：你相信它还在，它鲜活地发光；你觉得滋味不再，那些为《流星雨》悸动的青春，也从未因此黯淡。

陈晓秋
媒体人

是一种美学，其实是要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作为保障的，如果 Netflix 这样做了，却没有获得成功，它也就美不起来了。幸运的是，它熬过了 2001 年的“勒紧裤腰带”（《复盘 Netflix》的倒数第二章）阶段，并且汇入了互联网的第二波浪潮。

那么，人们在担心什么呢？应该不是老派电影公司的消亡，人们对任何滋养过自己的事物，其实都没什么感情，就像木心说的，人类会越来越“无情”，人们痛惜的，也并不是“影院体验消亡”，否则，全球的电影票房应该上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下跌。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小屏摄取内容，连电视机屏幕都已经成为古典意义上的“大屏”了，那这种趋势也就会延续很久。

人们担心的，或许是 Netflix 美学一统天下，哪怕这种美学确实很美。也有可能，人们的担心不是针对 Netflix，而是所有内容行业、消费行业的硅谷化的担心，哪怕硅谷化更利于资源的调动和集中，但一旦集中到一定程度，也就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了。配合 AI 崛起服用之后，一个科幻小说描述过的未来，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来了。

郭松蔚
作家

情人看剑

为什么不能是左撇子女孩？

盛满人间烟火的夜市上，单亲妈妈淑芬带着两个女儿搵食，被房东催债，遭亲友冷眼，处境相当艰难。上周刚在流媒体上映的电影《左撇子女孩》，把镜头对准了这样一个非典型性华人家庭，观照的仍是东亚社会的女性命运，依然带有几分寒凉，却又不无温暖。

左撇子，其隐喻意味再直白不过了。外公严厉斥责年幼的宜静，不能使用左手，那是魔鬼的手，“你用左手等于是在替魔鬼做事”。那一刻外公的面孔甚是狰狞，对女性命运的掌控，对她们身体的规训，明明白白写在脸上。宜静对老人的恐惧，对自己肢体的厌恶，构成了影片前半段最为压抑的心理惊悚片段。即使是以这个五岁女孩的目光来注视世界，满是懵懂与俏皮，也显得惊心动魄：她竟然试图拿刀刺手，终究没敢下手。拿左手抛出一个球，家中宠物狐獴尾随而去，以致失足坠楼。她哭了，愈发觉得那只手充满邪恶。

不用怀疑，狐獴也是一种象征，否则怎么会出现在现代都市中。它是父亲留下的遗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也出现过，看似可爱无害，可以代表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人类，不过也被一些评论视作那座食人岛上蛆虫一样的存在，这样想更是恐怖至极。宜静间接杀死父亲的这一宠物，等于清理掉附骨之疽，斩断了与传统父权的最后一丝捆绑。她看似自由了，甚至走上小偷小摸的道路，这里偷一个手串，那里偷一个公仔，这是魔鬼之手做的，不能怪她，她因此心安理得。小小年纪，成了一个“江洋大盗”，恐怕外公也始料未及：自己竟然成了她的幕后推手。

更大的惊悚，则是在片尾外婆寿筵上揭晓的那个家族秘密：宜静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宜安的妹妹，而是她的私生女。这个看似和谐的单亲家庭，实则是一个血缘伦理的莫比乌斯环，这样的设定又让人想到电影《血观音》里的吴可熙与文淇，名为姐妹，实为母女，不过，祖母惠英红以爱之名行控制之实，撒一个弥天大谎，是为了延续利益与权力。在《左撇子女孩》里，谎言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颜面，掩盖某种耻辱，就像左撇子一样，世人的厌恶，根本上是对她们“越轨”行为的恐惧与惩罚。不敢对成年女子怎样，因此他们对小女孩下手，张牙舞爪地恐吓她，矫正她。要说世上真有魔鬼的话，他们的偏见与成规才是，而且裹着一层温情脉脉的包装，笑里藏刀那种。受不了被这样的目光逼视，所以宜静去偷东西，宜安去当模模西施，皆是以不同方式进行反抗。

她们的命运困局会有出口吗？在那个惊天秘密曝光之后，她们忽然又解脱了。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谅解宽容动作，曝光秘密本身已经像是解除封印，围观者根本不在意，或者说他们自顾不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们觉得如释重负，最在意这些羞耻的，是这一家三口自己。魔鬼之手的诅咒本就不堪一击，左撇子，由此代表一种独特而倔强的生存姿态，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最后在夜市摊位上，小宜静跳舞前喊了一声“妈，你看”时，曾经的“姐姐”宜安与“妈妈”淑芬同时回头，那时你会觉得谁是姐姐、妈妈、外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此一劫，她们可以不须任何名目与标签，理直气壮地继续活下去。

长凤新

媒体人

上海文藝評論
專項基金

特約刊登

零售价：1.50元